隨息居重訂霍亂論

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蓋六氣之邪都從火化外感之病雖有因寒因熱之分而熱者較多霍亂不過外感之一證其中亦有寒有熱初非專屬於寒也特以其來太驟擬議不及辨證稍疏生死立判視傷寒溫暑尤難措手昧者乃專執附桂一方統治一切霍亂不亦傎乎夢隱向有霍亂論之刻久已風行近又重加編訂益為詳備蓋深疾偏執一方以治百病之弊故不辭痛切言之如此讀者顧疑其偏用寒涼未免以詞害意矣昔洄溪作慎疾芻言而自論之曰有疑我為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為誤用溫補者戒非謂溫補概不可用也諒哉斯言請以移贈夢隱此書可乎同治癸亥正月烏程汪曰楨

霍亂急證也而古無專書間或及之亦語焉未詳故臨證者苦無成法可遵海昌王夢隱先生曩遊玉環嘗著專論以壽世定州楊素園大尹重刻於西江謂其理明辭達指陳病機若黑白之不可混淆顧海內多故板之存否杳不可知壬戌夏此間霍亂盛行求先生書不易得適先生避亂來游惻然傷之慨將原稿重爲校訂論加暢法加詳類證咸備寓意特深讀此書者苟能隅反不但爲霍亂之專書也因請於先生亟付剞劂以質痌瘝在抱之君子

同治二年夏五月鎭海陳亨謹跋於上海崇本堂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目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寒證

治法第二

伐毛

取嚏

刮法

焠法

刺法
搨洗治熱證
熨灸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醫案第三
南鍼
夢影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一 病情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鎮海陳 亨春泉校

隨息居士當昇平盛世。生長杭垣。不幸幼失怙。自知無應世才。而以潛名其齋。或謂甘自廢棄。而以癡自之。因自號半癡山人。嘗刊潛齋醫學叢書十種。問世。年未五十。忽挈兩弟。攜一硯以歸籍。然貧無錐地。賃屋而居。或問故曰。余繼先人志耳。乃顏其草堂曰歸硯。輯歸硯錄以見志。藉硯遊吳越。閒哺其家口。洎庚申之變。或招遊甬越。辭不往。辛酉秋。勢日蹙。不克守先人邱壟。始別其兩弟。攜妻孥棲于濮院。人覩之。如野鶴閒雲。而自傷孤

露四十年。値此亂離靡定。題所居曰隨息。且更字夢隱。草隨息居飲食譜。以寓感慨。迫季冬。杭垣再陷。悠悠長夜。益覺難堪。今春急將三四兩女。草草遣嫁。又開避地申江。妻挈踵至。僦屋黃歇浦西。仍曰隨息。居略識顛末。俾展卷而知隨處以息者。即半癡山人。身不能潛。硯無所歸之。雖背小隱也。

重訂霍亂論者。以道光間。著霍亂論于天台道上。為海豐張柳吟先生閱定。同郡王君仲安。梓以行世。越二十餘年矣。板存杭會。誰化劫灰。咸豐初元。定州楊素園先生。又與王氏醫案十卷。合刻于江西。不知其板尚存否。今避亂來上海。適霍亂大行。司命者。罔知所措。死者實多。元和金君簠齋。仁心為質。惻然傷

之。徧搜坊間霍亂論。欲以弭亂。而不能多得。聞余蹤跡。郎來訂交。始知其讀余書有年。神交已久。屬余重訂。以為登高之呼。余自揣無撥亂才。方悔少年妄作之非。愧無以應也。踰兩月。篔齋亦以此證遽逝。尤愴余懷。哲嗣念慈檢得轉筋證治遺書一冊示余曰。此先人丁巳年刊于姑蘇者。今板已燬。書亦無餘。余讀之簡明切當。多采芻蕘。洵可傳之作。因歎篔齋翰喻之深。覓不余告也。吳縣華君雁雲。知余硯田蕪穢。持家藏下巖青花石之片見贈曰。子將無意慰金君耶。有意慰金君則重訂之舉曷可以已乎。余不能辭。遂受其片石。瘞此以慰篔齋于地下。非敢自忘不武。謂可以撥定斯亂也。書成題曰重訂霍亂論。首病情。次

治法及醫案次藥方凡四篇同治建元壬戌閏月丙午華胥小隱自記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

太陰溼土之氣內應于脾中滿霍亂吐下多中焦溼邪爲病故太陰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論也五運分步春分後交二運火旺天乃漸熱芒種後交三運土旺地乃漸溼溼熱之氣上騰烈日之暑下爍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邪由口鼻皮毛而入留而不去則成溫熱暑疫諸病霍亂特其一證也若其人中陽素餒土不勝溼或飲冷貪涼太過則溼遂從

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體氣之或爾。邪常邪變。庶可治無不當也。

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濕。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濕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于上。清反抑陷于下。而爲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治宜宣其濁。則逆自平。而亂乃定。清自升也。

傷寒論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爲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而爲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爲霍亂。霍亂

者。揮霍悶亂。成于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之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徐洄溪曰。此霍亂是傷寒變證。郭白雲曰。此論霍亂。似傷寒之證。蓋傷寒而霍亂者。陰陽二氣亂于胸中也。初無病而霍亂者。往往飲食失節。而致胸中逆亂也。經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爲大悗。亂于腸胃。則爲霍亂。惟亂于胸所以吐。亂于腸所以利。經言五亂。霍亂其一也。張路玉曰。傷寒吐利。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

由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者是傷寒霍亂也雄按霍亂有因飲食所傷者有因溼邪內蘊者有因氣鬱不舒者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之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義也然表證之可兼者不獨寒也如吸受溫熱風暑之邪者皆能兼見表證舉隅三反活法在人其溫暑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爲虐迫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爲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醫徹曰霍亂之候其來暴疾腹中疞痛擾亂不安有吐瀉交作有吐而不瀉瀉而不吐有不得吐而又不得瀉則邪有上下淺

深之分。而總以得吐爲愈。邪有入必有出。鹽湯探吐。上妙法門。然後調其胃氣可也。蓋霍亂每傷于胃。雖風寒暑溼。四氣相乘。而中必先虛。故邪入焉。至飲食失和。穢邪觸感者尤多。胃氣一傷。清濁相干。邪不去。則正不安。所以攻邪尤要于扶正也。卽至肢冷脈伏。轉筋聲啞。亦必驅邪至盡。蓋邪去則正安。非比他證養正而邪自除也。所以當其發時。不可用米飲。先哲諄諄戒之。豈無謂哉。觀于乾霍亂。上不得吐。下不得瀉。亦因邪不能出。所以爲劇。治者益可思其故矣。

此治霍亂之大法也。總以得吐爲邪有出路者。承上不得吐瀉之乾霍亂言也。邪不去則正不安。尤爲治諸病之名言。但

霍亂雖無養正則邪自除之理。而虛多邪少之證。亦間有之。治宜攘外安中。茲用又未嘗無其法也。

病源曰。霍亂脈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脈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治法彙曰。吐瀉脈代。乃是順候。氣口脈絃滑。乃膈間有宿食。雖吐猶當以鹽湯鵝翎探之。吐盡用和中藥。凡吐瀉脈見結促代。或隱伏。或洪大。皆不可斷以為死。果脈來微細欲絕。少氣不語。舌卷囊縮者。方為不治。

醫通曰。脈伏或微澀者霍亂。脈長為陽明本病。霍亂脈洪大吉。虛微遲細兼喘者凶。霍亂之後。陽氣已脫。或遺溺不知。或氣怯

不語或昏汗如珠或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縮皆為死候

金盖齋轉筋證治云此證重者立時脈伏乃邪閉而氣道不宣勿輕信庸工為脈絕不救也按暫虛氣奪脈微欲絕皆復脈湯主之氣散陽飛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若客邪深入氣機痺塞脈道不能流通而按之不見者為伏脈此為實證與絕脈判若天淵苟遇伏脈而不亟從宣通開泄之治則脈亦伏而漸絕矣但此乃邪閉之絕彼為元脫之絕脫者誤開陽亡而死閉者誤補邪錮而死又按天士云經曰暴病暴死皆屬于火火鬱于內不能外達故似寒證關竅閉塞經絡不

通脈道不行、多見沉滯無火之脈。愚謂各證皆然。舉一可例其餘。然非閱歷深者不能知此。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土鬱之發。為嘔吐霍亂。

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濕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成頃刻。而為上吐下瀉。治法如燃照湯。宜土鬱而分陰陽。連朴飲。祛暑穢而行食滯。若驟傷飽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澀數模糊。胸口按之則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駕輕致和等湯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

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本于風冷。遂致後人用定眼目。凡遇熱霍亂者。率爲藥誤。且不遠熱三字。亦非但以藥食爲言。如勞役于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所謂熱地如鑪。傷人最速。宜白虎湯六一散之類。甘寒以瀉之。或安享乎醇酒膏粱之奉。則溼熱自內而生。所謂厚味腊毒。不簡則嗟。宜梔豉湯連朴飲之類。苦辛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感。用參朮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粱之體必虛。知其一不知其二。信手溫補。動輒殘生。可

哀也已。

至眞要大論曰。諸熱瞀瘛。諸逆衝上。諸躁狂越。皆屬于火。瞀昏悶也。瘛抽掣也。熱傷神則瞀。火迫血則瘛。火性炎上。故逆而衝上。躁煩躁不安也。狂狂亂也。越失常度也。熱盛于外。則肢體躁擾。熱盛于內則神志煩亂。蓋火主動。凡病之動者。皆屬于火。霍亂而見此等證候者。皆爲熱邪內盛之的據也。

又曰。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諸轉反戾。轉筋拘攣也。熱氣燥爍于筋。則攣瘛爲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水液。小便也。小便渾濁者。天氣熱。水渾濁也。嘔吐者。火氣炎上之象也。胃爲陽土。性主下行。胃中熱盛。則迫

逆而上衝也。上焦受稼穡而味變酸者。肝熱內燔。故從而化也。暴注。卒暴注泄也。腸胃熱盛而傳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是也。下迫後重裏急迫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此段經文。形容霍亂轉筋證象如繪。業醫者必人人讀之。何以臨證茫然。徒惑于弔腳痧腳麻痧等俗名。而貿貿然妄投燥熱之藥。以促人天年。抑何不思之甚耶。

千金要方曰。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脉數。欲得冷水者。以新汲井水頓服一升。

郭白雲曰。治霍亂之法。惟千金要方最爲詳備。

治暑全書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

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溼土三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溼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溼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火。溼亦潛消。若火盛之體。內本無溼而但吸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且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朴等只宜暫用。陽虛者溼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爲合法。縱使體極虛羸。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禀之虧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

劑。眞殺人不轉踵矣。凡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愼勿認爲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黏膩或白厚。宜燃照湯澄冷服一劑。即現熱象。彼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靑紫而死矣。甚或手足厥冷少氣。脣面爪甲皆靑。腹痛自汗。六脈皆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小便黃赤熱短。或吐下皆係淸水而瀉出如火。小便點滴或全無者。皆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噦。亦是熱伏于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即止。後以駕輕湯之類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爲病

傷之驟。則發之暴。傷之漸。則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曰。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劉守眞曰。轉。反戾也。熱燥于筋。則攣瘛而痛。或以爲寒客于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爲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爲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燥于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爲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尤拙吾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爲轉筋。其人臂腳

直脈上下行微絃經云諸暴強直皆屬于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雞爲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風溼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

張石頑曰嘔吐泄瀉者溼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溼土爲風木所剋則爲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凡术附薑桂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即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慎用 雄按張氏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仍是傷寒之霍亂故用兩解之法其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熱甚口渴者豈可拘泥成法不

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爲口實哉。透徹古人法之意是眞讀書人語定州楊照藜

薛一瓢曰。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痙。故

余曰。痙與霍亂同出一源。但痙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痙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橫。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宣。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證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扇。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溼化。邪由溼而停留。則注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痙與厥之遺禍也。痙之攣急。乃溼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溼。木克土也痙則

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出臟及經而變。總由溼熱與風淆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溼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而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津液所關。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按霍亂溼多熱少。道其常也。至于轉筋。已風自火出。而有勝溼奪津之勢矣。余自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嗣後留心察勘。凡霍亂盛行。多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必劇。

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後始息夫形形徂暑溼自何來祇緣今人蘊溼者多暑邪易于深伏迨一朝卒發漸至闔戶沿村風行似疫醫者不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詢其人曰豈未病之先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如烙或曰未病之前覩物皆紅如火噫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先露其機哉智者苟能早爲曲突徙薪之計何至燎原莫救乎以胃液之存亡決病情之生死尤爲精識昧者肆行燥烈助虐爍津徒讀父書可爲痛哭道光元年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至棺木賣盡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爲何證者俗傳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余時年十一親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所以不獨今日爲然也素圃楊照藜識

楊氏之論極是。余于是年亦日食西瓜而闔家無染病者。即其驗也。然是年霍亂閒有誤食西瓜而死者。友人董鑄范所親見。蓋宜服香薷之證。誤信亂嚐之語以致寒涼遏抑而斃也。是亦不可不知。故處方論治非辨證不可。本論第二篇治法西瓜汁證治有汗頻二字最的。烏程汪曰楨謝城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都中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埋葬者。 國家發帑施棺月餘閒費數十萬金。彼時醫工或云陰寒。或云火毒。余謂不分男婦老少衆人同病。即疫也。卓識名言或曰既是疫。何以芩連薑附亦有效者。余曰芩連效在邪勝之時。薑附效在正虛之體。亦有服藥終不效。

必鍼刺而得愈者。試看所流之血。盡是紫黑。豈不是疫穴之毒深入于營分哉。以疫邪自口鼻由氣管達于血管。將氣血凝結。壅塞津門。醫林改錯云幽門之左寸許另有一門名曰津門津門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水不得出。故上吐下瀉。初得病時。宜即用鍼刺尺澤穴出紫黑血。則毒氣外泄矣。蓋人身氣管周身貫通。血管周身亦貫通。尺澤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澤上下刺之。亦可愈。一面鍼刺。一面以解毒活血之藥治之。雄按王氏親見臟腑而著鍼法。所論皆鑿鑿可信。非懸揣虛擬可比。雖用藥非其所長。而以解毒活血四字爲綱。亦具有卓見。

補亡論曰。靈樞五亂之證。惟亂于腸胃一證名霍亂。故作吐利。其餘四證皆不作吐利。祗謂之亂氣。昔柳州之疾。蓋亂氣干心之證。非霍亂也。謂爲乾霍亂者。雖謬。然尙不失爲五亂之一。今則無復知亂氣之名矣。

治法彙曰。乾霍亂。俗名攪腸沙。其狀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撩亂揮霍是也。急宜探吐。得吐方可。不吐則死。法曰。既有其入。必有其出。今有其入而不得其出者。否塞也。多死。得吐後方可理氣和中。隨證調治。

醫通曰。乾霍亂是土鬱不能發泄。火熱內熾。陰陽不交之故。或問。方書皆言宿食與寒氣相搏。何以獨指爲火耶。曰。昏亂躁悶

非諸躁狂越之屬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屬火者乎但攻之太過則脾愈虛溫之太過則火愈熾寒之太過則反扞格須反佐以治然後火可散耳古法有鹽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也

此證病因非一暑傷飲食者宜探吐宿食為患者宜消導氣鬱感邪者宜宣豁暑火直侵者宜清解諸法並列于後用者審之

慮其格拒反佐以治真精語也桂苓甘露飲治熱證而用桂通脈四逆湯治寒證而用豬膽汁皆即此義夢影中治陳誠一案石膏芩連加細辛少許燃照湯之用蔻仁亦此義也若

寒證而用芩連熱證而用薑附則正與病反非反佐之義矣

謝城

又曰脾胃喜香燥而惡臭穢若素多溼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閒復甦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偏體壯熱面紫脈堅俱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臭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爲末停湯頓服最效舉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苧麻水溼刮之者有以瓷椀油潤刮之者有以瓷鋒鍼刺委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

細小緊澀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竄。亦不可輕用。若見面青脣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

又曰。觸犯臭穢而腹痛嘔逆。甚其脊背。隨發紅斑者。俗謂之沙。甚則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乾嘔疞痛者。曰絞腸沙。更有感惡毒異氣而驟發黑沙。俗名番沙。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即斃。有欲發寒熱。腹痛麻瞀嘔惡神昏者。或濈濈汗出。或隱隱發斑。此毒邪欲發于表也。亦有發即瀉利厥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不能外發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經謂大氣入于臟腑。雖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覺

先將紙撚點焠頭額。即以蕎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涼開水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即安。蕎麥能鍊腸胃滓穢。降氣寬胸而治濁滯。為沙毒之専藥。其毒甚。面黑者。急于兩膝後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凡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束手待斃。原夫此病與臭毒相類。與霍亂相似。乃疫癘之最劇者。初起昏憒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與溫藥。如蕎麥一時莫得。或服之不應。即宜理氣為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荊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為要。梔子豉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和中。表熱勢甚。清熱為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若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

熱劑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須瀉引飲遺溺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茵鼓。使毒從表化。斑點深赤。毒在血分者。濃煎益母草少投生蜜。放溫恣服。取效最捷。以其專下惡血也。或加生藕汁半杯。總取散血之功。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間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楓。見混堂浴。忽然眩暈嘔逆。到舟即斃。凡感受暑熱穢痧諸邪者大忌熱湯澡身也更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斑紫如雲而死者。亦有誤認麻瘄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亦有誤認寒證而與熱劑鼻流血而死者口變生反掌。不似時行。猶可遷延數日也。

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來屢遭兵燹。乃滄海漸變桑田。

外國之經營日廣。蘇省又以爲會埠。而江浙之幸免于難者。萃遷于此。各省商船。麕集帆檣。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會矣。然人煙繁萃。地氣愈熱。室廬稠密。穢氣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納污。水皆惡濁不堪。今夏余避地來遊。適霍亂臭毒番沙諸證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奈醫者茫然。竟有令人先服薑汁一盞者。有以大劑溫補主治者。肯刊印徧貼通衢。病家信之。死者日以千計。道殣相望。錢塘吳菊潭茂才告余曰。目擊一人七竅流血而死。聞之惻然。豈亦劫運使然歟。

玉衡曰。先吐瀉而心腹疞痛者。從穢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疞痛

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穢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疞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吊。或如錐刺刀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邪已入營。宜以鍼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于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溼氣。皆可以為患。或四時寒溼凝滯于脈絡。或夏月溼熱鬱遏于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憒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醮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

南人以油椀或油盞刮其胸背手足內𦜕。謂之刮痧。以椀鋒及扁鍼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鍘痧。更服玉樞丹等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達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卽已。實卽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雄按方書從無痧證之名。惟乾霍亂有俗呼絞腸痧者。是世俗之有痧。不知起于何時也。至醫說始載葉氏用蠶退紙治痧之法。以蠶性豁痰祛風利竅。其紙已經鹽醃。而順下最速也。乃江氏瑩謨爲解佚證。雖爲杭堇浦所譏。然亦可見從前痧證不多。故古人皆略而不詳也。迨 國初時其病漸盛。自北而南。所以又有滿洲病與番痧之名。郭氏因襲雲林青筋之說而著痧脹

玉衡一書推原外變其說甚辨而痧之證治乃備石頑復分
臭毒番沙爲二者謂臭毒瘴氣尤甚于穢邪也晉三又辨痧
即外邪驟入阻塞其正氣流行之道之謂而痧之病義益明
至情志多鬱之人稍犯凉熱即能成痧且不時舉發亦由氣
血失其宣暢也右陳遠有截痧方而用藥殊乖江氏以香附
苓梔撫芎爲劑較爲合法其諸痧名狀玉衡書具在不多贅
長洲龍青霏服學聯珠云痧脹之證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
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府之濁氣不降譬猶五
湖四瀆漫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
渾擾流蕩不清井腧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

漲也。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痧證也。邪氣滯于經絡。與臟府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臟府。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也。雄按此說似創而實確。然經絡既通。雖不藥可愈。特慮邪已漸及府臟。則刮刺不足了事。譬如險要爲賊所據。不可徒講防堵也。

疫疹一得曰。凡初起六脈細數沉伏。面色青慘。昏憒如迷。四肢逆冷。頭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內攪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此爲悶疫。幾不終朝。

悶者。熱毒深伏于內而不能發越于外也。漸伏漸深。入臟而

死不俟終日也固已治法宜刺曲池委中以泄營分之毒再灌以紫雪清透伏邪使其外達或可挽回也治法精良素圓

寒證

素問氣交變大論曰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亂

歲土不及則脾胃素虛之人因天運而更見其虛中陽既虛寒溼自盛以致朝食暮瀉而為飧泄甚加嘔吐而為霍亂觀其與飧泄並稱則知利者必是清穀而非臭穢吐者亦必澄澈而非酸濁小便之利口之不渴又從而可必矣如此纔是寒溼霍亂可以理中五苓之類治之故讀書須以意逆其理自然觸處洞然無往而不貫矣且寒霍亂多見于安逸之人

以其深居靜處陽氣不伸坐臥風涼起居任意冰瓜水果恣食爲常雖在盛夏之時所患多非暑病王安道論之詳矣輕則藿香正氣散或平胃加木香藿香生薑半夏之類溼盛而四肢重著骨節煩疼者胃苓湯加木香藿香大腹皮之類七情鬱結爽食停滯者厚朴湯治中湯頭疼惡寒無汗者香薷飲先解其表隨以大順散調其裏如果脈弱陽虛腹痛喜得溫按瀉出不臭者來復丹若吐瀉不止元氣耗散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而不多飲或惡寒戰慄手足逆冷或煩熱發躁揭去衣被但察其瀉出不臭者乃內虛陰盛格陽宜理中湯甚則四逆湯加食鹽少許更有暴瀉如水冷汗四逆脈弱

不能言者急進漿水散救之並宜冷服。然此證實由避暑而反爲寒傷致病。若拘泥時令誤投清暑之劑。而更助其陰則頃刻亡陽莫挽矣。前人有治此證而愈者。倘未確知其爲寒病也。遂謂夏月暑病。通宜熱藥。妄立陰暑名目。貽誤後人。此因偶中而錯認面目也。余于温熱經緯辨之詳矣。

至眞要大論曰。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

或曰醫者精脈理。諳藥性。胸羅經史。口熟方書。斯可以濟世矣。余曰。不可必也。能辨證乎。苟不辨證而但憑脈以用方藥。雖引古證今有典有則。恐不免爲二豎所笑也。惟聖人早料及此。以辨證之法大書特書垂示後世。可謂既詳且盡。豈但

爲霍亂分寒熱哉

傷寒論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此霍亂之因傷寒而致者故兼有頭痛發熱身疼諸表證也雖欲飲水而表證未罷故以五苓散爲兩解之法二方皆爲風寒而設熱多謂表熱未衰寒多謂裏寒較盛于一病中察其內外之輕重而辨邪氣之聚散以施治法聖人辨證詳盡如是而後人顢頇或至誤會凡夏秋熱霍亂之口渴者輒用五苓多致僨事須知桂朮爲渴家所忌惟風寒之邪鬱阻氣機致水液不行而渴者始可用以行氣化水也

分析甚明發前人所未發

蓋熱多並非表裏大熱欲飲水亦與大渴引飲不同也謝城識

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止爽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也但此爲寒霍亂後之兼有風寒表邪者而言若溫熱暑疫霍亂後之表未解者不得率爾引用也余擬鶩輕湯一方最爲合治然其意亦不敢出聖人之範圍也詳其一曰消息再曰小和之者蓋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小和之也況熱霍亂後津液尤虛者其可妄施汗法乎故余但以輕清

爲制也

又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吐利可發汗者傷寒霍亂也脈平爲邪已解而小煩者以吐下後胃氣新虛不能消穀故霍亂病晬時內不可便與飲食必待胃漸下行爲順而倉廩始開也暑熱霍亂尤奪胃津慨以甘涼自能思穀

先曾祖秉衡公曰傷寒外感之總名傷寒論統論外感之書也先大父永嘉公曰難經云傷寒有五則五種外感古人皆謂之傷寒矣傷寒論有治風治溫治暍治溼諸法則非專論一傷寒矣楊素園大尹曰注傷寒者無慮數十家皆以爲專

論傷寒之書故恆覺支離附會不適于用。雄嘗謂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傷寒惟感寒卽病者為正傷寒。乃寒邪由表而受。治宜溫散。其邪在半表半裏。或所感邪氣較輕。不為傷寒而為正瘧者。脈象必弦。並宜和解。設冬傷于寒而不卽病則為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為溫瘧癉瘧。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為時感。輕則為時瘧。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惟葉天士先生精于溫熱暑濕諸感。故其治瘧也。一以貫之。余師其意。凡治時瘧。必辨其為風溫為濕溫為暑熱為伏邪者。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四十年來治瘧無難愈之證。推而廣之。似不止

瘧疾爾也。如風寒暑溼皆可以為霍亂。則冬寒內伏至春夏。不為温熱病。亦可以為霍亂也。特不多見。故從來無人道及。今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證。未交芒種。薄遊海上。則沿門闔戶。已成大疫。蓋去冬積雪久凍。傷于寒者較深。而流離失所。斗米千餘。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氣之不餒者亦罕。且今春過冷。入夏甚涼。殆肅殺之氣未消。發生之機不暢。故伏邪不能因升發之令外泄以為温。久伏深藏。如姦匪潛匿。毫無覺察。或其人起居飲食之失調。或外感稍侵而引動。遂得乘機卒發。直犯中樞而為霍亂。故多無腹痛之兼證。而愈後輒有餘波。與向來夏秋所行因于暑溼為患者。證候則一。

病情迥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然伏邪化熱。自裏達外。與伏暑內發。理無二致。故其人必口渴。而刺血則紫黑。不知者以爲暑令未行。有何熱證。放膽薑附。塗炭生民。豈亦劫運使然耶。可哀也已。鎭海周君采山。極爲折服。遂以此說刊印。傳播遠近。元和金君篔齋。同邑周君二郊。秀水呂君愼庵。烏程汪謝城孝廉。桐鄉陸定圃進士。皆見而韙之。爰贅于傷寒霍亂後。以諗來者。

又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虛之體。寒邪得以直入而爲霍亂也。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爲格陽之假象。惡寒爲虛冷之眞諦也。四肢

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于筋不溫于四末也首重汗出者為陽有外亡之象故徑用四逆湯祛其既入之寒而挽其將去之陽若止見厥逆惡寒四肢拘急脉來沉細絃緊面如塵土瀉出不臭雖屬陰寒而無汗出之候者但宜冷香飲子治之寒主收引故四肢拘急乃筋强不能屈伸之謂與熱證之轉筋迥殊臨證極宜分別苟或顛倒誤施禍不旋踵

又曰旣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淸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虛冷之著于外也下利淸穀脉微欲絕虛冷之著于內也虛冷甚于內則反逼

其陽于外矣。故其外候每多假熱之象。或煩躁去衣而欲坐地。或面赤喜冷而不欲飲。或脈大虛紘而不任按。是皆元氣耗散。虛陽失守。甚加喘噦。最為危險。惟四逆湯可以驅內勝之陰。而復外散之陽。但既吐且利之下。緊接曰小便復利。重申曰下利清穀。何其丁寧而鄭重耶。故讀者最宜著眼。洄溪所謂一證不具。即當細審也。儻熱霍亂因暑邪深入而滯其經隧。顯脈細肢冷之假象者。必有溺赤便臭口渴苔黃之真諦。臨診慎毋忽焉。

又曰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尤拙吾曰。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絶。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于法爲較危矣。故于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絶之陽。而又慮温熱之過。反爲陰氣格拒而不入。故加猪膽汁之苦寒。以爲嚮導之用。即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又曰。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然先厥冷而後煩躁者。猶有陽欲復而來爭之兆。故以吳茱萸温裏散寒。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爲治也。若先煩躁而後四逆者。陽不勝

而將絕也。故死。此二條本少陰中寒。非霍亂也。然有類乎霍亂。既明霍亂之治。復列其類證以廣其例。俾臨證不致眩惑也。

又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寒邪化熱。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質清而無滓穢相雜。色青而無黃赤相間。可見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邪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則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夫既列少陰中寒二條于前。以明霍亂類證之治。

更附少陰急下一條。于此者。以病係傷寒。迨既化熱。雖見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證。而口乾燥。心下痛。自利清水。尚宜急下。其病非傷寒。脈不微細。神情瞀亂。而口渴。心下拒按之霍亂證。顧可以燥熱藥治之哉。內經以水液澄澈清冷爲寒。此證雖自利清水。必熱而不冷。或小溲赤短。審問之自有分別。而仲聖于下利證。專以口渴與否。判清溫之治。尤爲簡當。臨證者。當奉爲南鍼也。

此證最宜細辨。余嘗見一霍亂輕證。醫投涼膈散。次日下血而殞。謹識。

千金要方曰。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秔米湯主之。○治中

湯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

病源曰霍亂者。由人温涼不調。陰陽淸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于腸胃之間者。因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疞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先利。心腹竝痛者。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溼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于三焦。傳于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淸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作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

熱霍亂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亂偶有所傷。人之所獨

也巢氏所論雖詳。乃尋常寒霍亂耳。執此以治時行霍亂猶腐儒將兵。其不覆敗者鮮矣。

又曰霍亂而轉筋者。由冷氣入于筋故也。冷入于足之三陰三陽則脚轉筋。入于手之三陰三陽則手轉筋。隨冷所入之筋。筋卽轉。轉者皆由邪冷之氣擊動其筋而移轉也。

轉筋有因熱因寒之異。須合兼證脈候而辨析之。

無病之人。亦有時患轉筋者。不過足受微涼。不足爲病。乃時醫專以轉筋爲邪入三陰。詎知三陽亦能轉筋。巢氏之論甚明乎。謝城

又曰乾霍亂者。是冷氣搏于腸胃。致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疞

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利。名為乾霍亂也。

乾霍亂屬寒溼者固有之。挾食者亦或有之。亦有因寒溼而夾穢臭惡毒之氣者。故治法并非暑火為患。不可誤用清涼。但宜芳香辛散以宣通之。其薑附椒巴等劑。勿輕信而妄試也。

醫道通治道。治國者必察民情。聽訟者必察獄情。用藥如用兵。為將者必察敵情。為醫者必察病情。民情得而政教行。獄情得而曲直分。敵情得則勝權獨操。可以寡克衆。可以逸待勞。病情得則生機在握。可以與疹癘可以挽造化

嗚呼。不辨虛實寒熱而治霍亂者。猶之棄其土地人民而

講戰守也故列病情第一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二治法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鎮海陳　亨祥泉校

伐毛

霍亂及痧脹疫癘諸惡證。初起卽解散其髮細看。如有赤色者急拔去之。再脫其衣細看胸背。如有長毛數莖。必盡拔之。熱毒深入營分。髮爲血之餘。毒焰上炎。故見赤色。甚至變如騣鬣。余嘗目擊之宗姪丞烈紹武

取嚏

霍亂諸痧。皆由正氣爲邪氣所阻。故濁氣不能呼出。淸氣不能

吸入而氣亂於中。遂成閉塞之證。痧氣最熱。泰西人謂之炭氣。炭氣不出。人即昏悶而死。然呼出肺主之。肺開竅於鼻。用皂角末或通關散。或痧藥吹入鼻中。取嚏以通氣道。則邪氣外泄。濁氣可出。病自鬆也。

刮法

取嚏不論有無。隨繼以刮。有嚏者肺氣雖開。恐營衞氣機尚滯。當刮以宣之。無嚏者肺既不開。尤必刮鬆衞氣。使已入營分之邪得以外泄。而病可鬆也。故肩頸脊背胸前脇肋兩肘臂兩膝灣等處。皆宜用棉紗線或苧麻繩或青錢或瓷碗口。蘸菜油自上向下刮之。以紅紫色綻方止。項下及大小腹軟肉處。以食鹽

研細。用手擦之。或以指醮清水撮之。景岳云凡毒深病急者。非刮背不可。以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也。或以甕擦背亦可。

焠法

營衞之氣為邪氣所阻而不流通。則手足厥冷。而腹痛身有紅點而隱躍。此名斑痧。亦曰番痧。俗以其厥冷。謂之陰痧者謬也。宜以燈心微醮油點火焠之。以燈火近肉即提起。焠燒有聲。病即鬆。

刺法

玉衡曰東南卑溼。利用砭。以鍼刺放毒血。即用砭之道也。凡霍亂痧脹邪已入營。必刺出毒血。俾邪得外泄。然後據證用藥。可

以望生。

第一宜刺少商穴。刺時扶病人坐直。男左女右。用力將其手臂從上捋下。捋其惡血聚於指頭。以細頭繩紮住寸口。用尖鋒銀鍼在大指甲向裏如韭葉許刺之。擠出毒血。即鬆。重者兩手並刺。若神昏不醒。刮刺不鬆者。爲邪入心包絡。須撑開病人之口。看舌底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用竹箸嵌發鋒刺出惡血一點。兩臂灣名曲池穴。兩膝灣名委中穴。以手醮涼水拍之。露出青筋紅筋。若肌膚白嫩者。則露紫筋。皆痧筋也。並用銀鍼刺出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弔。按談往云。崇正十六年有

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死者數百萬。十月間有閩人曉解病由。脊膂後有筋突起紫者無救紅則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漸繁。勢始漸殺。余謂此疫雖奇殺人既速且多。然無非暑熱毒氣深入於絡耳。故輕者刺之可活。而霜雪繁病自衰也。考嘉興王肱枕蚓菴瑣語及桐鄉陳松濤災荒記事。皆云崇正十四年大旱。十五十六經年亢旱。通國奇荒。疫癘大作。合三書而觀之。其為暑燥熱毒之邪。深入營分無疑矣。故委中之筋已突起。不待拍之而始露。詳載之以為留心民命者告。

玉衡又云。一應刺法。不過鍼鋒微微入肉。不必深入。又以諸穴

非親見不明白。故不具載。而故人管榮棠謂余曰。曩過桐鄉八十老人張德祥者。善治痧數十年來生死決其鍼下。百不失一。凡鍼入而肌肉凝閉者。必不得生。然其所刺部位不僅郭氏所言之十處。惜世罕知也。據云

痧證頭暈者刺素髎。穴在鼻柱上端準頭鍼入一寸。

頭痛者刺風府。穴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鍼入一寸。

偏痛者刺風池。穴在耳後顳顬後腦空下髮際陷中鍼入一寸。

腹痛而吐者刺上脘　穴在臍上五寸。鍼入一寸。

腹痛而瀉者刺下脘。穴在臍上二寸。鍼入一寸。

腹痛而欲吐不吐。欲瀉不瀉者刺中脘 穴在臍上四寸。鍼入一寸即愈。以上三穴須用手極力提起其皮而刺。切記以上六穴並不出血。

手麻者刺商陽。穴在手次指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出血立已。

足麻者刺厲兌。穴在足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出血立已。

刺承筋。穴在腿後足跟上七寸。出血立已。刺承山。穴在腿肚下分肉間。出血立已。但此穴非精明者不易取。宜慎刺。

牙關緊閉者刺人迎。穴在結喉兩旁一寸五分大脈動應手處。刺之立開。按張叟刺法。必有所授。棠得其傳。故鍼痧極

神。且榮棠之爲人也好善而率眞。非牟利妄詐者流。故余甚信之。嘗刋入叢書。今備錄此篇。以便窮鄉僻壤。皆可按證而施治也。又呻筋證治云。凡心口腰脊背腧穴等處。切勿誤聽愚人妄施鍼刺。親見一人因心口一鍼。立時殞命。不可不知。

搨洗

生大蒜杵爛。貼兩足心。　吳茱萸一兩研末。鹽滷和塗兩足心亦可。　車轂中脂亦可塗。

男子以手挽其陰。女人以手扯其兩乳。

辣蓼草八兩杵爛木瓜四兩老酒二斤加水煎。乘熱揩擦患處及手足遍身。　辣蓼草乃水紅花之別一種。葉狹小而光。兩面皆綠。梗微

亦有節其味甚辛合六神麯及造酒麴皆用之鷄生蓼但以此草置鷄棲內即愈

鹽滷頓熱淋洗併以手醮摩擦其患處。加無鹽滷作極鹹鹽湯可代也 拔鹽散風火化溼熱平人常用鹽滷濯足永無足疾 若路途患此倒地者。但以病人兩腳浸溺桶中亦妙。

綿絮浸酒中煎滾取出乘熱裹患處。 或以燒酒摩擦其患處。以頓散爲度燒酒內入盤蝥末力更勝也 腳不冷者但以鹽研細擦之。

水煮靑布搨腳膝令即易之。 柏葉杵爛裹之併煎淋洗。

熨灸 主霍亂轉筋及霍亂之屬寒者

炒鹽一包熨其心腹令氣透又以一包熨其背待手足煖再服神香散一二錢寒重者再服方見四篇或以吳茱萸食鹽各數兩炒熱包熨臍下亦妙。或以芥子研末和塗臍上。胡椒粒七以布包之將碎納臍中用膏藥封之再以熱手按之蓋被臥少頃腹中熱有汗則寒邪散矣。甚者用回陽膏貼臍間方見四篇或以鹽填臍上蒜片又炙二七壯危甚者再炙臍兩旁各開二寸之天樞二穴臍上四寸中脘一穴臍下寸半氣海一穴。

外臺法。以手挽所患脚大拇指。當脚心急筋上灸七壯。

喻氏法。凡卒中陰寒厥逆吐瀉色清氣冷禀冽無汗者用葱一

大握以帶束緊切去兩頭留白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臍上面俾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若腠理素疏陰盛逼陽而多汗者用附子乾薑回陽之不暇何可熨灼以助其散越乎嘗讀仲聖傷寒論中病屬陰虛血少者概不可灸必陽虛氣弱者始可用灸今喻氏復辨陽虛者固宜用灸若陽虛至於外越者豈容再灸是亦發人所未發可補長沙之未及矣世之不別陰陽而妄施灼灸以傷人者豈特霍亂爲然乎吁可歎已又按凡腹雖痛極而喜得溫按脣口刮白者乃內虛陰寒之病宜用火灸切忌鍼刺若四肢雖冷而苦渴苔膩腹痛雖甚而脣赤脣

紅或煩躁喜涼者。乃熱鬱氣閉之證。急宜刺血。切忌火攻。設不辨明而誤用之。禍皆反掌

偵探

生黃豆細嚼不腥者。痧也。既可試病。亦解痧毒。生芋亦可。

大赤雄雞一隻。放病人腹上。以雞口朝其面。雞即伏而不動。痛止雞自跳下。亦治尸厥中惡。

神清而嚼薑不辣者。真痧也。

策應

新汲井水、百沸天泉 各半和服。名陰陽水。蘋湖曰。上焦主納。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陰陽調和。升降周流則臟腑

暢達。一失其道。二氣淆亂。濁陰不降。清陽不升。故發爲霍亂吐利之病。飲此即定者。分其陰陽使得其平也。按汲井泉以上升天雨水而下降。故汲者宜新而降者宜熟也。以之煎癨疾藥。益取分解寒熱之邪而和其陰陽也。

東壁土　煮汁飲。聖濟

鍋底墨煤　竈突上墨煤各五分　百沸湯急攪數千下。以椀覆之。通口服一二口。經驗

屋下倒挂塵　沸湯泡。澄清服。易簡

生扁豆末研　入醋少許。新汲水和服。普濟

絲瓜葉一片。　白霜梅肉一錢併核中仁用　共併爛新汲水調服廣筆

記

梨樹枝　煮汁服。聖惠

海桐皮　煮汁飲。聖濟

路旁破草鞋。三四隻去兩頭洗水煎服。事海文山

生藕　搗汁飲。聖惠

陳倉米　煮清湯稍稍飲之。治霍亂大渴。永類鈐方

冬瓜　水煮清湯。候涼飲之。半凝　按陳倉米雖云清熱止渴。惟霍亂已止者服之為宜。若邪勢方張。吐下未平之際。尚嫌其守。冬瓜甘淡微涼。極清暑溼。無論病前病後。用以代飲。妙不可言。即溫溼暑疫瀉痢諸病皆可用也。

蘆根　麥冬　水煎服千金　按單用蘆根煎飲亦止煩渴或與
竹葉同煎更佳

梨肉　煮湯服渴甚搗汁飲夢隱

蘆菔　煮湯服或生嚼嚥汁吐去渣夢隱

生綠豆　急火煎清湯涼服夢隱

枇杷葉刷去毛　濃煎徐飲此方不但解霍亂之渴也若深冬采之
刷毛洗淨切碎淨鍋炒乾瓷缾密收常以代茗可杜暑溼時疫
及噎呃諸病夢隱

雄鷄矢白　臘月收之爲末水和溫服金匱 以下治霍亂轉筋

地漿　掘黃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井水沃入攪之少頃取

清者飲三五杯。千金　按羅謙甫云。霍亂乃暑熱內傷。七神迷亂所致。陰氣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非至陰之氣不愈。坤爲地屬陰土曰靜順。地漿作於陰地坎中。爲陰中之陰。能瀉陽中之陽也。愚謂得羅氏此言治霍亂。已思過半矣。蔣式玉稱其勤求古訓洵不誣也。

新汲井水　徐徐冷飲之。外以一盆盛水浸兩足。忌食熱物。救急良方　按果係暑熱熾盛。用臘雪水尤勝。

扁豆葉一握　搗絞汁一碗飲。廣筆記

桑葉一握　煎汁服。聖惠

木瓜一兩　水煎服。餘滓浸青布裹其腳。本方加桑葉七片。尤

良。聖惠

龍腦薄荷　煎湯飲。聖惠　按有汗者。此方勿服。

青錢四十九枚　木瓜一兩　烏梅炒五箇　水二錢煎。分溫服。聖濟　按此方專

治風木行脾之證。時行重感。非所宜也。

鹽梅　煎湯細細飲。如宜　按方義與上同。

垂死者。用敗蒲席一握切　漿水一錢煎服。聖惠

百方不效困篤者。用室女月經衣和血燒灰。酒服方寸七　千金

按邪入已深。故百方不效。以此藥專走血室。能引濁邪下行也。

原蠶砂一兩　陰陽水煎。澄清溫服。夢隱　按蠶砂乃桑葉所化。

夫桑葉主息風化濕。故聖惠方以之治霍亂轉筋也。既經蠶食。

蠶亦主勝風去溼。且蠶僵而不腐。得清氣于造物者獨純。故其矢不臭不變色。殆桑從蠶化。雖走濁道而清氣獨全。金匱以雞矢治霍亂轉筋者。雞屬巽。雖不溺而矢獨乾。亦取其勝風溼以領濁氣下趨也。蠶砂既引濁下趨。又能化濁使之歸清。性較雞矢更優。故余用以為霍亂轉筋之主藥。頗奏膚功。嗣見治痧飛龍奪命丹。用人中白一味。領諸藥迅埽濁邪下趨陰竅。較他方之藉硝以達下者。更覺貼切。故奏效尤捷。制方之義可謂精矣。至來復丹之用五靈脂。亦從雞矢白脫胎也。

霍亂轉筋大渴苦黃汗頻無溺者　西瓜絞汁飲。夢隱

凡陽氣遏抑在內雖熱證亦無汗西瓜汁當慎用此特標出

頻二字最確當。謝城

渴而氣機不舒者　金銀花蒲公英絲瓜葉絲瓜並可擣汁服。或用乾者煎湯亦得。夢隱

渴而膚有赤色者　益母草或紫花地丁擣汁飲。或以乾者煎湯服亦可。夢隱　按紫花地丁亦名如意草。主清血熱。生嚼之味甘不作草氣。故可同諸草木葉咀食充饑。悉無草氣。洵救荒之仙草也。附及之以爲世告。

蕎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　涼開水調服。簡便方　以下治乾霍亂

梔子二七枚燒研　酒調下　用後

鹽一撮放刀上用火炙透　熱童便和服。或以新汲水和服。少

頃即得吐下而氣通矣。柳州

益母草一兩　煎湯少投生蜜。放温服。醫通

馬蘭根　細嚼嚥汁。壽域

劉寄奴　煎湯温服。聖濟

桃葉　煎湯温服。外臺

石菖蒲一兩　杵汁和水服。聖惠

烟管中油俗呼烟油取豆大一丸。放病人口內。掬水灌之。下嚥即活。

有堂

蕪菁子　煮汁飲。集簡

黑大豆　生研。水服方寸匕。普濟　按今人以黃豆試痧本此。

垂危者。用生芋一片。放入病人口內嚼汁。即甦。甦後再喫幾片。取其寬腸去垢濁破血消痧毒也。世傳飲油吞礬二方。取其引吐澄濁也。然油滋膩。礬兜澀。皆有流弊。吾不取也

普洱茶 濃煎溫服。夢隱

淡海蛇四兩鳧茈即勃臍一名地栗二兩切 水煮至海蛇烊。取汁溫服。夢隱

蘆菔 搗汁飲。夢隱

雄鼠矢 陰陽水下二七枚。夢隱 按經驗方有馬矢絞汁治乾霍亂一方。雖取義燥溼降濁。然臭味惡劣。倘以穢汁灌人。亦覺難堪。易以鼠矢。較近人情。其功似亦稍勝也

蘆菔葉。冬月挂樹上。或攤屋上。直至春前。乾燥極透時。收入淨

壜密貯。每一兩洗淨。水煎溫服。夢隱　按此味並治時行喉證。諸般外感。瘧痢泄瀉。疝脹黃疸。水腫脚氣諸病如神物易功多。價廉無損。家家可備以濟世也。

稆稈　濃煎溫服。夢隱

六一散　方見四篇　新汲水調下三錢。河間

紫雪　方見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邪深入絡以及干臟之乾霍亂霍亂轉筋一

碧雪

絳雪　一名紅靈散

行軍散

玉樞丹

紫金丹

飛龍奪命丹　與外科飛龍奪命丹名同藥異。外科之方用蜈蚣為君。蜈蚣一名天龍。能飛而制蛇。因以名方。治痧之方。別諸多實皆香竄之品。鑽入中白。鬍輕就熱。為使力能迅埽穢惡之邪。下趨濁道。有馬到功成之捷效。以駿馬有飛龍之號。故以名方。　按以上諸方。皆有起死回生之力。惟有力者卒不易得。無力者貴不易購。苟能量力合送。或集資廣濟。洵造福無涯矣。

陳艾葉　煎湯服。外臺　以下治寒濕乾霍亂

紫蘇　搗汁服。乾者煎飲。肘後　按此方治因食魚蝦諸水族而腹痛吐利者皆效。

橘紅　藿香各五錢　煎服　百一選方

蔥白　煮湯服。獨行方

薑炙厚朴研　温湯服三錢。挾暑者新汲水下。聖惠

丁香十四枚　研末沸湯和服。千金　按此治食蟹及水果太多而痛瀉者並效。

眞神麴三錢　水煎温服。夢隱

吳茱萸二七枚　砂仁一錢研泡湯吞下。夢隱

伽南香　涼開水磨取三分沸湯點服。夢隱

三聖丹　方見四篇下同　以下皆治陰寒霍亂

速效丹

蟾酥丸

姚氏蟾酥丸

霹靂散

回陽丹以上數方亦須審病情應用如合法

療人須將病情審明庶免貽誤

霍亂轉筋吐下已多。脈微氣短大汗欲脫者。置好醋二三斤于病人面前將鐵器燒紅頻淬醋內使聞其氣即可轉危爲安。足冷者。用搗生附子二兩貼于涌泉穴再按證用藥以挽回元氣。不論寒熱二證凡元氣欲脫者。皆當亟用余屢試多驗並治產後昏暈及諸病之神魂不安者皆效。

紀律

一忌米湯。得穀者昌。百病之生死。判于胃氣之存亡。猶之兵家餉道。最爲要事。惟時邪霍亂痧脹獨不然。者以暑溼穢惡之邪

由口鼻吸入肺胃而阻其氣道之流行乃否塞不通之病故濁不能降而腹痛嘔吐清不能升而泄瀉無嚏或欲吐不吐欲瀉不瀉而竊據中樞苟不亟為展化宣通邪必由經入絡由府入藏而滋蔓難圖矣凡周時內一口米湯下嚥即脹逆不可救者正以穀氣入胃長氣于陽況煮成湯液尤能閉滯隧絡何異資寇兵而齎盜糧哉惟吐瀉已多邪衰正奪者猶之寇去民窮正宜撫卹須以清米湯溫飲之以爲接續不可禁之太過反致胃氣難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性中和莫如穀矣為生人之至寶乃霍亂痧脹邪勢方張之際不可一試米湯如是況補藥乎其霍亂間有得溫補而愈者

是中虛之霍亂。非時行之霍亂也。須知中不必皆虛。虛不必同時而病。病不必皆成霍亂。既同時而病霍亂。豈非外邪爲患。而流行漸廣。遂成疫癘。何司命者。俱不識其病情耶。凡一病有一病之宜忌。先議病。後議藥。中病即是良藥。故投之而當。砒黃即是補藥。投而不當。參朮皆爲毒藥。譬如酒色財氣。庸人以之殺生。而英雄或以之展抱負。禮樂文章。聖人以之經世。而豎儒反以之誤蒼生。藥之于醫也亦然。補偏救弊。隨時而中。病無定情。藥無定性。顧可舍病而徒以藥之純駁爲良毒哉。

或云扶陽抑陰。治世之道。古聖以之立教。景岳以之喻醫。今人身不治。病亂于中。竟嗣溫補扶陽。惟事清解助陰。毋乃偏任寒

涼將起後人之議乎余曰扶陽抑陰大易原以喻君子小人故章虛谷謂但可以論治世不可以論治病惜章氏尚一間未達也夫人身元氣猶陽也外來邪氣猶陰也扶正抑邪豈必專藉熱藥哉如熱傷胃液仲聖謂之無陽矣然欲扶其陽必充其液欲抑其陰須撤其熱雖急下曰存陰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卽是抑陰存陰者存正也存正卽是扶陽苟知此義則易理醫理原一貫也設但泥溫補爲扶陽之藥而不知陰陽乃邪正之喻雖滿腹經綸無非是者生之維綱治人治世無二致也

或又曰丹溪謂人身陰不足景岳謂人身陽不足君以爲孰是余謂人身一小天地試以天地之理論之陰陽本兩平而無偏

也。故寒與暑爲對待。晝與夜爲對待。然雨露之滋。霜雪之降。皆所以佐陰之不足而制陽之有餘。明乎此。則朱張之是非判矣。或又曰。子言扶正。即是扶陽。則補陰補陽。皆扶陽也。抑陰即是抑邪。則逐寒逐熱。皆抑陰也。顧專事逐邪。不崇補正。得毋未合扶陽抑陰之旨乎。余因述先慈之訓以答曰。無論外感不可妄投溫補。即內傷證。必求其所傷何病。而先治其傷。則病去而元自復。古人不曰內虛而曰內傷。顧名思義。則純虛之證殊少也。徐洄溪亦云。天下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故去病正以扶陽也。余嘗謂人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無一息之停。惟五氣外侵

或七情內擾。氣機愆度。疾病乃生。故雖在極虛之人。既病即爲虛中有實。如酷暑嚴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盡關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也。愆則邪留著而爲病。不愆則氣默運以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霄鶴云乎哉。

不惜傾筐倒篋而出之。嘉惠後學之心至矣。讀此而猶不悟。請勿從事于此道也。　隨園云。人之氣血有所凝滯之處則其壯者爲癰疽。而其弱者爲勞瘵。余嘗佩服以爲名言。今讀此論與二語正相合。　定州楊照藜素園

或又曰。經言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亦不然乎。曰人身氣血原有

强弱。强者未必皆壽。弱者不必皆夭。正以氣血雖强。設爲邪湊而流行愆度。似乎虛矣。不去其邪。則病愈實而正愈虛。馴致于死。雖强而夭折矣。氣血雖弱。不爲邪湊。則流行不愆。不覺其虛抑爲邪湊。但去其邪。則病不留而正自安。雖弱亦得盡其天年矣。試看勇如賁育之人。身軀不覺其重大者。以正氣健行不息也。卒受痧邪。亦遂肢冷脈伏。旋斃者。以氣爲邪閉。而血內即死也。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者。當作如是解。凡治此證者。將急開其閉以宣通乎。抑從而下石。更投補塞乎。不但痧證爾也。凡病未去而補之。則病處愈實。未病處必愈虛。以未病處之氣血皆挹而注于病處也。蓋所謂補藥者。非能無中生有以增益人

身氣血也不過其裒多益寡挹彼注此之能耳平人服之尚滋流弊況病人乎故經言不能治其虛焉問其餘夫既虛矣尚曰治而不曰補可不深維其義乎不但治人爾也治家者若以積財為務有入而無出甚則坎土穴牆以藏埋之是故一人小積則受其貧者百家一人大積則受其貧者萬家雖然吝者之積財以為久聚而不散矣禍變之來兵寇之攻取百年之財一日而盡之安見其果不出也治國者若以積財為務必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天下之財源如人身之氣血俾得流通灌注病自何來故因論霍亂而併及之

吾叔于道光閒極稱後須知書以厲末俗因采魏昭伯著吝

說一條頗招背議訴。十餘年來其言輒應。可慨也已。若于治虛尤獨擅一時。憶丁巳春烈年二十七。在上海患吐血。諸醫用清火補陰等藥。久治不痊。勢瀕于殆。返杭求診。投大劑參耆。數服而痊。迄今無恙。凡借實勝于醫時。雖流離播越。尚能勝任也。今讀此論。識書以識感佩之忱。紹武

今夏先生來申。適誤患身熱便瀉口乾。幸能納食。仍强起任事。先生察脈絃大。曰此憂勞過甚。元氣大虧之證也。投大劑參茯苓草防芎橘斛木瓜。何日而痊。抑旋里者。視踰月抵滬。患寒熱。先生視為暑溼類瘧。授清化藥四帖。霍然。但覺疲憊。仍以參耆甘草等峻補而瘳。治虛獨擅一時。豈不信哉。歸安

陳廷謨半樵

二忌薑糖。徐氏云。如有暑邪。薑斷不可用。雖與芩連並行亦不可也。況獨薑湯乎。惟初起挾寒者。或可量證略用些須。糖助溼熱而膩滯濁中。誤用之反為穢濁之邪豎幟矣。不但增其嘔吐已也。推而至于棗子龍眼甘草一切甜膩守滯之藥類。可知矣。三忌熱湯。酒醴。澡浴。此三者。皆驅寒之事也。寒傷形。則客邪在表。飲以熱湯酒醴。或煖房澡浴。皆可使寒邪從汗而解也。故表散寒邪之藥。每佐甘草薑棗之類。俾助中氣以托邪外出。亦杜外邪而不使內入。若暑溼熱疫穢惡。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傷氣分而漸入營分。亟宜清涼疏瀹。俾氣展濁行。邪得下走。始有

生機。不但辛溫甘膩、一概忌投、即熱湯酒醴澡浴。皆能助熱焰之披猖、不可不嚴。申屬禁也。

四慎痧丸。痧藥方最多。而所主之證不一。有宜于暑熱病者。有宜于寒溼病者。豈可隨便輕嘗耶。更有不經之方。彙集猛厲之品、雜合為劑。妄誇無病不治。而好仁不好學者。廣製徧送。間有服之亦效者。大抵皆強壯之人。風餐露宿為病也。概施于人。多致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故服藥難。施藥不易。必也擇方須良。擇藥須精。刊列證治。須分寒熱。實心實力行之。斯有功而無弊焉。如酷暑烈日之中。路途卒倒者。雖不可以霍亂痧脹名之。而其病較霍亂痧脹為尤劇。設以泛泛痧藥治之。仍致不救。或口鼻

出血而死此爲暑邪直入心包絡必以紫雪灌之始效然此藥貴重難得有力者能備以濟世必有善報也凡陰虛内熱之人或新產血去陰傷之後酷熱之時雖不出戶庭亦有患此者余見屢矣詳三三篇夢影中

五慎延醫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食祿之將倘鮮其良謀食之醫宜乎其隨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矣語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要在平時留意知其有活人之術而非道聽塗說者流則有病時方可以性命託之知其有用兵之才而非惜死愛錢之輩則有寇時方可以土地人民託之噫難矣

六慎服藥選醫難如選將選得矣或徒有虛名而無實學或能

學而非通才或通才而無卓識或見到而無膽略或有膽而少周詳皆不足以平大亂愈大證也故服藥如用師聖人以戰疾並愼也然則如何而可服其藥耶但觀其臨證時審問精詳心思周到辨證剴切方案明通言詞伉爽近情舉止落落大方者雖向未謀面之人亦一見而知爲良醫矣其藥可服也

七宜涼爽霍亂痧脹流行皆熱氣病氛醞釀使然故房中人勿太多門窗勿閉得氣有所泄也蓋覆勿厚總以病人不覺冷爲度昧者不知强加衣被而致煩躁昏瞀者甚多也如樓居者必移榻清涼之所勢劇者宜鋪席于陰涼乾燥泥地上臥之熱氣得土而自消也凡見路途卒倒之人縱無藥賜但能移之

陰處卽是一服淸涼散也吐瀉穢濁隨時掃除淨盡毋使熏觸病人與旁人醫來時尤宜加意否則臭難嚮邇如何息心靜氣以辨證耶

八宜鎮靜凡患急證病人無不自危旁人稍露張皇病者遂謂必死以致輕者重而重者遂嚇殺矣蓋人雖壽至百齡未有不貪生畏死者此人之情也故近情之醫雖臨危證非病人耳聾者必不當面言凶親友切勿交頭接耳以增病人之懼婦女更勿顰眉掩淚以致弄假成眞

九宜汎愛凡患急證生死判乎呼吸苟不速爲救治病必轉入轉深救治而少周詳或致得而復失骨肉則痛癢相關毋庸勉

痧最苦者貧老無依鰥商旅買舟行寄廡舉目無親惟望鄰友多情居停何義解囊出力拯此危病陰德無涯定獲善報

十保胎孕凡懷妊于夏月而陡患吐瀉者雖在臨盆之際先須握其手而指尖不冷撫其額而身不發熱者方是將娩之疼否則即是痧患而妄投藥類多妨孕概勿輕試余每以晚蠶砂及雪羹治之無不立效挾寒者紫蘇砂仁香附橘紅之類可用設患霍亂重證先取井底泥傅心下及丹田再用藥而未舒之嫩荷葉焙乾五錢蚌粉減半共研新汲水入蜜調服三錢併塗臍上名罩胎散若係寒霍亂用伏龍肝研末水和塗臍方寸乾即再塗服藥尤須加慎一切傷胎之品均不可用回陽膏亦不可貼

附妊娠藥禁

便產須知云蚖青斑蝥水蛭與蝱蟲烏頭附子及天雄野葛
水銀暨巴豆牛膝薏苡并蜈蚣三稜莪蒁赭石芫花麝香大
戟蛇蛻黃雌雄砒石火牙芒硝大黃牡丹桂槐花子同牽牛皂角
同半夏炙透者不忌南星麻製陳久者不忌兼通草瞿麥乾薑桃仁木通
鋼砂乾漆蟹爪甲地膽茅根與䗪蟲
本草綱目云烏喙側子羊躑躅藜蘆茜草厚朴及薇銜欓根
蕳茹葵花子赤箭茵草刺蝟皮鬼箭紅花蘇方木麥蘗常山
蒺藜蟬蛻錫粉硇砂紅娘子硫黃石蠶其蜘蛛螻蛄衣魚兼蜥
蜴桑蠹飛生及樗雞牛黃犬兔驢馬肉鰍鱔蝦蟆鼈與龜

濟齋叢書云。甘遂沒藥破故紙。延胡商陸五靈脂。薑黃葶藶穿山甲。歸尾靈仙樟腦續隨。王不留行龜鼈甲。麻黃川椒神麯伏龍肝。珍珠犀角車前子。赤芍丹參益母。射干。澤瀉澤蘭紫草鬱金。土瓜根滑石（自犀角至此雖非傷胎之藥然係行血通竅之品皆能滑胎非堅實之體不可輕用）及紫葳。（即凌霄花）猛厲之藥皆能傷胎。人猶知之。如薏苡茅根通草厚朴益母之類。性味平和。又爲霍亂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

十一產後。丹溪一代宗工。乃謂產後宜大補氣血爲主。雖有別證。從末治之。景岳已辨其非矣。而俗傳有產後宜溫之說。不知

創自何人。最爲悖謬。夫產後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臟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聖專以養血消瘀爲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若夏令熱產。感冒暑痧。無病者。萬勿輕嘗藥餌。不但生化湯不可沾唇。雖沙糖酒亦須禁絕。設有腹痛。未審是否兜痧。惟六一散最爲雙關妙藥。若明係痧證。或患霍亂者。按常法治之。如果熱熾毒深。不妨仍用涼化。如無虛象。勿以產後而妄投補藥。如無寒證。勿以產後而妄施熱劑。魏柳洲云。近時專科及庸手。遇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爲事。殺人如麻。故治產後之痧邪霍亂者。尤當兢兢也。

十二善後。凡霍亂吐瀉皆止。腿筋已舒。始爲平定。若暴感客邪

而發者。即可向愈。口渴以陳米湯飲之。知饑以熟蘆菔熟鳧茈或煮綠豆或筍湯煮北方挂麪啖之。必小溲澈舌苔淨始可喫粥飯鯽魚台鯗之類。油膩酒醴甜食新鮮補滯諸物。必解過堅矢始可徐徐而進。切勿欲速以致轉病。若因伏邪而發者。未必速愈。證勢雖平。尚多枝節。否則肢未全和。或熱不遽退。胸猶痞悶。若色不化。溺澀不行。此皆餘熱逗留。或治未盡善。亟宜清滌餘邪。宣通氣道。勿以其不饑不食而認為吐瀉傷元。妄投補滯。勿以其神倦肢涼而疑作寒涼過度。妄進辛溫。良由深伏之邪久匿而不能盡去也。仍宜以輕涼清肅之品頻頻煎服。俾其疏瀹。自然水到渠成。待得知饑。然後以飲食如前法消息之。自愈。

其果因過服寒涼而便溏不已者。必溺清不渴。可以資生丸調
治之。方見四篇

此段皆名言也因善後不得法誤事者甚多須熟復初思食
時余嘗用鹽調藕粉似亦頗妥陳米湯亦不若綠豆湯為穩
謝城

乾霍亂痛止為平。若淨口和便堅溺澈為痊。飲食消息之法同
上。

寒霍亂輕者。得平即愈。但節飲食慎口腹可也。重者多兼正虛。
一俟陽回。熱藥不可再投。但宜平補元氣。如液傷口燥者。即須
涼潤充津。蓋病或始于陽虛。而大下最能奪液。不知轉計。必墜

前功飲食調理亦忌葷腥以滋而消息之可也陽回之後熱劑不可再投知之者甚夥因過劑而誤事者亦時有之此段語亦甚精當諦妙

守險

霍亂時行須守險以杜侵擾霍亂得愈尤宜守險以防再來昧者不知徒事符籙以為排兵自衛之謀良可慨已縱恣如常效彼開門揖盜之愚尤可笑也茍欲禦亂略陳守險之法如左

一人烟稠密之區疫癘時行以地氣既熱穢氣亦盛也必湖池廣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幾分否則必成燎原之勢故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濬河道毋使積污或廣鑿井泉毋使飲濁直可登民壽域不僅默消疫癘

也。此越險守疆之事。為禦亂首策。非吾儕仰屋而談者。可以指揮而行也。

一當此流離播越之時。卜居最宜審慎。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階除潔淨。設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區。亦可以人工斡旋幾分。稍留餘地。以為新路。切使略無退步。甘于霉時受溼。暑令受熱。平日受穢。此人人可守之險也。無如貪夫徇財。愚夫忘害。恬嬉泄沓。漫無警省。迨揮霍擾亂。突如其來。手足無措矣。

一昔范文正公每就寢。則思一日之食。與所行之事。能相準否。雖朝齏暮鹽。貧不能自給。而每慨然憂天下之憂。以其志行稱落。足以紀綱人道。而豈腆然為飲食之人哉。嗚呼。此六十四字

爲故人宜春袁進若布衣跋余飲食譜之絕筆也跋未竟未便刊于譜故列以爲霍亂守險之一策因近人腹負者多厚味腊毒臟腑先以不清故穢濁之邪易得而乘之同氣相求勢所必然之事若能效法先賢不徒爲飲食之人以其餘貲量力而行疏河鑿井施藥救人斂埋暴露屏除穢惡諸事不但保身而杜病吾聞積德可回天不僅可禦霍亂也已

一祖父家訓不許供設神像遵聖人敬而遠之也余性尤不佞佛生長錢塘天竺山未嘗一到雖貪貧居賤而最惡持齋之說先慈聞而責之曰兒自命道脫何亦效迂儒口吻乎夫澹泊自甘者有幾人哉雖以聖賢言行教之其如從而勿改何蓋愚人

必勸之以禍福○惕之以報應○而始畏慕勉行也○故具不得已之苦心者○假神道以設教創持齋之日期○誘而掖之斡旋不少試看疫癘流行之際○僧尼獨鮮死焉○此其明效也○余敬聽而識之○屢試不爽○益歎母訓之非誣○故夏月款客○惟用海味乾肉煎蝦之類○間或爲賓託言茹素○亦藉以節主人之費○雖伎席優觴○最壽亦赴○但擇輕清者而食之○追憶生平○未患痧證○敢以此法公諸同世○

一造酒麴者○必取諸草汁以和米粟而成○凡草初出之兩葉尖者屬陽○性烈而味辛○可以造麴○初出之兩葉圓者屬陰○性涼而味酸或苦○皆不中用也○故酒性純陽○大冷不冰○造酒之屋木尙

漸腐生物。酒浸皆能漸熟。不但能腐人腸也。然嚴寒之令。略飲可禦風寒。卒犯飛尸。濕服可袪陰氣。若縱飲無節。未有不致病者。又惟夏月爲尤甚。宋劉元城先生云。余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況嶺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余過嶺。卽閤家斷飲。雖徧歷水土惡劣他人必死之地。余闔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蘇文忠公云。器之酒量無敵。今不復飲矣。觀此則妄人所謂酒可以辟障疫者。豈非夢囈。夫障疫皆是熱濕穢毒之氣所釀。同氣相求。感受甚易。且酒之溼熱。久蓄于內。一旦因邪氣入之而併爲一家。其勢必劇。其治較難。其愈不易。縱性就麴蘗。甘醉死而

而不辭者。夏令必須戒飲。或不屈死于揮霍撩亂之中也。

一頤生之道。易經始發之日。節飲食。孔子曰。食無求飽。應休璉云量腹節所受。陸放翁云多壽祇緣餐飯少。隨園詩話云不飽眞爲卻病方。蓋饑飽勞逸。皆能致疾。而飽煖尤爲釀病之媒。故神農氏播穀之餘。卽收藥味。有熊氏垂裳之際。肆著方書。而世俗罕知。因強食致病者。不勝縷述。緣人身之氣。貴乎周流無滯。則濁降清升。雖感客邪。亦潛消默化。而不能留著爲病。惟過飽則胃氣壅塞。脾運艱遲。偶吸外邪。遂無出路。因而爲痧脹成霍亂者最多。故夏令不但膏粱宜屏。雖飯食且然。况無故喜服參藥。妄食膩滯之物。如龍眼蓮子。以圖補益。而窒塞其氣機。試設

犯痧微之邪。多致不救。今夏有諸暨余小坡進士。寓鄞來申與

余親家褚子耘茂才。比屋而居。亦知醫。為人視病歸。咳逆子一

陵畢。即覺不舒。尋即吐瀉轉筋。欲請余診而不及。以邪氣得補

無從宣泄。遏其深入。故告危如此之速。猶之賊來而自棄其險。

閉賊以待斃也。噫可悲已。

過飽不可。過饑亦不可。不飽非饑之謂。宜知之。謝城

一鰻鱓性熱助陽。鱉性寒滋陰。然或有毒者。夏令更有蛇變者。

尤勿輕嘗。即無毒者。其質味濃厚。膩滯難消。如吸外邪而誤食

之。皆難救治。市脯尤覺穢濁。咸宜杜絕。

因食鰻鱓而霍亂者。余見甚多。謝城

一瓜果冰涼等物。雖能滌熱。過食驟食。既恐遏伏熱邪不能泄越。又慮過度而反爲所傷。並宜撙節爲妙。若口不渴汗不出溺不赤者。諸冷食皆在所忌也。

一冬夏衣被過煖。皆能致病。而夏月爲尤甚。既因煖而致病矣。或又因病而反畏寒。以熱鬱于內而氣不宣達也。再加蓋覆。則輕者重而重者卽死矣。竟有死已許久而旁人未知者。年來聞見甚多。此如開門揖寇。城已陷或有尚在夢中而不覺者。可歎也已。亦勿過于貪涼。迎風沐浴。夜深露坐。雨至開窗。皆自棄其險而招霍亂之來也。不可不戒。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礬雄精之整塊者。解水毒而辟蛇

廸也。水缸內宜浸石菖蒲根降香

一天時潮蒸。室中宜焚大黃茵陳之類。亦可以解穢氣。或以艾搓為繩點之亦佳。

一用川椒研末。時塗鼻孔。則穢氣不吸入矣。如覺稍吸穢惡。即服玉樞丹數分。且宜稍忍饑。俾其即時解散。切勿遽食。尤忌補物。恐其助桀為虐。譬姦細來而得內應也。

一無論老少強弱之人。虛實寒熱之體。常以枇杷葉湯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時邪。此葉天士先生法也。見醫案存真。然必慎起居。節飲食。勿謂有葉先生法在。諸可廢弛也。

一無論貧富。夏月宜供饌者。冬醃乾菜。蘆菔。芹。筍。莧。芘。絲瓜。冬

瓜瓠匏豇豆紫菜海帶。海蛇大頭菜。白菜蔾菜。及綠豆黃豆所造諸物。人人可食。且無流弊。肉食者鄙。焉知此味。嗚呼。苟能常啖菜根則百事可做。豈但性靈不爲汨沒。足以禦揮霍撩亂之災乎。

揮霍撩亂突如其來。集衛徵師動需時日。莫若乘其初發何難一擊而平。爰備截伐毛取嚏刮焠刺搨急救諸事宜于前。復詳偵探策應紀律守險諸機要于後。雖婦豎一覽咸知勦禦之方。既可各保身家。而厲氣莫能張其焰。或可不蹈兵馬過籬笆破之諺也。故列治法第二